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前言

二十世紀末全球最響亮的文化事件，大約是古根漢畢爾包分館的興建以及它對都市更新帶來的影響。然而，畢爾包之後，尚未出現第二個由單一博物館主導的大型都市更新計畫，翻新整個都市的案例。確定的是，1990年代以來，全球陸續出現許多規模不同的博物館興建或更新計畫，重新定義博物館本身，以及博物館與周遭環境的關係。這些計畫概括分成兩類，一是建新的博物館(包括從非博物館用途的舊建築物改建)，另一是針對既有的博物館進行更新、擴建計畫。

然而，在歐美的都市與博物館發展經驗中，悠久的大型博物館多在都會中，其所在的都會一如巴黎、紐約、倫敦，在都市設計與城市景觀上多已定型。這些博物館面臨的共同挑戰，是如何在現有建築物的古典形式——不論是在建築形貌或是空間設計上——上求變；他們的共同思維是，若不將現有的博物館建築與設計加以改變，將無法對抗炫幻耀眼、由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蓋瑞(Frank O. Gehry)、哈蒂德(Zaha Hadid)等引領的新博物館建築。此外，古典的博物館設計，亦已無法滿足當今觀眾導向的博物館需求，以及強調多功能的新博物館觀念。從羅浮宮的金字塔首開博物館擴建的先例以來，馬德里的普拉鐸博物館(Prado)、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sup>1</sup>、多倫多國家博物館、乃至亞洲的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等，都進行了大幅度的更新或擴建計畫，而且這些更新案都是在保存博物館建築本身作為文化資產的意義為基礎下進行。

基於歐美文獻對於新建博物館計畫與都市更新已多有介紹，本研究案挑選三個以維

---

<sup>1</sup>台灣一般習慣稱紐約的Museum of the Modern Art為紐約現代美術館，但是MOMA New York本身已經以「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為其中文名稱，因此本研究案將「紐約現代美術館」改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持現有建築物外觀的博物館更新案—大英博物館大中庭計畫(The Great Court, British Museum)、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更新計畫、牛津艾許莫林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Oxford)更新計畫—進行探討。此三座博物館在分別在世界文明史、現代美術史、博物館史上具有穩固的領導地位，三者原來的建築亦因其收藏，而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透過三個案例，本研究理解博物館建築所代表的歷史、與更新計畫兩者交疊、折衝、融合的過程。透過本研究的介紹與分析，期盼引起對於博物館更新此一主題加入更多的討論。博物館的更新案，乃是跨越建築、空間設計的單一事件，由案例顯示，博物館更新重新思辯、繼而定義了博物館的觀念與功能，以及博物館空間中，建築、觀眾、與展品的關係。

大英博物館的大中庭計畫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擴建計畫距今已有十數年的歷史，在西方耳熟能詳，但是目前中文文獻尚未有對這些案例進行系統性的介紹或是分析者，本研究期望達到這樣的目的，以對華文地區的博物館和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所貢獻。在這兩個大型更新案之外，並且加入新近的艾許莫林博物館擴建暨更新案例，企圖將博物館更新這個議題在過去十數年來的進展進行整理與分析。

歐美日先進國家，在經濟活動與包括博物館的文化藝術活動上，都是潮流的引領者。博物館的諸多變化，基本上都是從引領全球化潮流的國家，直接或間接地漸次影響其他國家。在這些先進國家發生的諸多文化藝術活動與潮流，或由其他國家的政府直接所仿效，或由這些先進國家挾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向其他國家的政府、或是私人企業叩門。因此，新近富裕的新興工業國家，以及政府主宰文化資源的國家多效歐美博物館的實務案例，進行相關的文化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本研究主張應就歐美重要博物館實例進行深度探討，分析優劣。

## 第二節 博物館更新與環境

歐美歷史與經驗主導下，博物館在觀念、建築與空間上有相當的改變。博物館因為種類、數量非常多，在不同的地方發展的程度不同，因此博物館的設計會因應時空背景而有不同的變化。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建築會有世界潮流，但是它同時也會因在地的情況進行調整。

現在的新博物館建築，以及諸多擴建更新案，和1980年代討論的博物館建築有顯著的不同。早期對於博物館建築的討論，多強調建築師的個人風格，討論內容著重建築的外觀、形式與空間設計。而當今博物館建築的討論，更多加入博物館本身的意義，博物館與其所在環境——包括都會環境、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的意義(例如 Hourston, 2004)，以及加入博物館之於使用者(即博物館觀眾)的意義。本研究所找到的專門討論現代博物館建築的書，要屬1986年以西文、英文雙語出版的「上個世代的博物館」(The Museums of the Last Generation) (Montaner & Oliveras, 1986)一書，挑選的博物館包括1975至1985年之間的設計。除了上述所說，此書以討論博物館建築外觀、形式為主之外，但同時也討論了博物館內部的設計，以及博物館空間因為設計上考慮因素擴大，而產生的轉變。

博物館建築的變化大概可分為三類：全新的博物館建築、將舊建築物改建為博物館建築、或是將舊博物館更新之外並且加以增建。第一類大概可以畢爾包分館為代表，第二類可以倫敦的泰德現代美術館為代表，第三類可以羅浮宮金字塔以及地下街的整個更新擴建計畫為代表。

新博物館計畫和博物館擴建更新案，在1997年古根漢畢爾包分館興建之前已經有多個案例，唯畢爾包分館的興建計畫因其規模之大，徹徹底底地震撼了博物館界、各國政府以及關心文化的各個領域的人士。在畢爾包之前，最受人討論的博物館建築，大概要算巴黎的龐畢度藝術中心。當然，龐畢度藝術中心不純然是博物館建築，而是融合了圖書館、視聽館等的多功能文化藝術中心，且龐畢度藝術中心以展覽為主，並非以陳列典藏品為主。不論如何，龐畢度中心是現代博物館建築的重要里程

碑，除了它是一個重要的都市更新計畫之外（——雖然這個更新計畫備受爭議），重要的是這一個藝術中心注入的公共性，此一空間在空間的民主、開放的形式，不但呈現在公共聚集的空間，也呈現在展示空間的靈活與開放性。

### 第三節 博物館觀眾

1970年代以來，博物館的觀念變得複雜。首先，部分的博物館從作為純粹欣賞藝術品的地方，到強調展示與獲得知識、促進學習經驗的地方(Montaner & Oliveras, 1986: 9)。其次的轉變，則是特展(temporary exhibitions)空間、儲藏空間、藏品維護空間等的擴大。第三，博物館中各式各樣視聽室、博物館賣店、餐廳等其他服務設施的增加，帶來空間擴增的需要。此外，博物館成為旅遊景點，觀眾日益增加，需要在博物館入口提供寬敞的公共空間吸納觀眾。這些新的轉變，和19世紀的博物館設計——以一連串的展示廳、長廊式的建築、圓頂等古典博物館建築形式——差異甚大。作者指出，貝聿銘的羅浮宮金字塔設計(1978-1984)，以及佩里(Caesar Pelli)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設計(1977-1984)，除了增加博物館的面積以符合新時代不同的需求之外，處理的也都是在新時代的需要之下，如何改進古典博物館建築形式的動線問題。把博物館觀眾納入空間設計的考慮後，作者下了以下結論

「重要的是，博物館是關乎觀眾在其中移動的空間，因此，博物館入口、走廊、空間中橫向和縱向結構的聯結、坡道，以及這些因素和展品之間的關係，成為博物館建築的基本要素。」(Montaner & Oliveras, 1986: 15)

### 第四節 博物館空間展示的變化

另外要討論的是，啟蒙時代以來對於知識的分類呈現在博物館的展示情況，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地方開始發生轉變。最為人熟知的是，博物館漸漸由以「物件中心」導向(object-centered orientation)的呈現方式，改變成為以「觀眾為中心」的導向(visitor-centered orientation)。也就是說，過去在博物館中，展品的陳列是依照傳統知識分類的方法；例如：在科學類的博物館中，哺乳動物、植物、化石等的陳列，乃分別依照動物學、植物學、以及地質學的分類方

法陳列在博物館的空間中，這種分類與展示的方法是有典範可依循者。在藝術類的博物館(即美術館)中，藝術品的陳列方式，多先以不同的地理(例如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分出，接著按照歷史分期繼續分類(例如中世紀藝術、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寫實主義等)。然而，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歐洲不同藝術流派的發展，連接至二十世紀整個西方藝術的發展，許多是在時間與地理上相互交疊，用編年的方式呈現無法完備。

其次，196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當代藝術發展中的互動性改變了博物館的展示的傳統。傳統美術館建築，也就是以展示畫作為主要功能的美術館建築，和當代博物館中展品多樣，需要很有彈性的展示空間的建築概念是相異的。其中強調藝術家表演、將觀眾納入作品的部分，使得藝術品不再只是單純地掛在牆上的畫作，而是要關照展覽空間中觀看者在作品、或是創作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了觀照這樣的創作觀念的擴展，博物館在空間上因此也發生轉變。因此，過去有利於以年代、流派分類的長廊式展覽空間(galleries)已經不足以符合當代博物館展示的需要。此外藝術創作，在媒材和形式大大的擴大，納入科技、裝飾藝術、電影、建築、攝影等，也促使藝術類博物館需要納入更多的相關設施。

另外一方面，科技的進步，改變的生活的每一層面，促使博物館加入互動式的裝置，以促進觀眾在博物館空間中的學習經驗以及對於展品的了解。不同時期電腦、網路等不同媒體相關裝置加入博物館空間中，也改變了博物館的陳列方式與動線規劃，例如：建於1973-1975年華盛頓特區的航太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以及建於1980-1986年的巴黎維葉特的科技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 Villette, Paris)等。同時，要在此強調的是，這些變化是在原有的展示傳統中擴大的，而原有的展示方式與傳統和新的展示方式在某些展覽空間中經常處於並存的狀態，新舊交疊的情形相當普遍。這也意味著，知識分類方式的擴大，可能性增加，決定知識分類方式的主角，未必是繼承傳統典範的人。

決定知識分類與呈現方式的主角，未必是繼承傳統典範的人的這一點，同時意味著知識呈現的民主化。在博物館的空間中，這樣的民主化，並非指展示方式的全盤的

改變，而是漸次加入不同的聲音與詮釋方法。套用布勒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析，如果我們把博物館當作一個場域(field)—某個的社會階級展現權力的場所—那麼博物館這個空間不但是握有文化資本較多的社會階級展現權力的地方，也是作為博物館人的社會菁英規範知識的地方。這些社會菁英，透過博物館的物件，決定要如何詮釋、展現、傳遞知識給博物館的觀眾。而這樣的權力結構，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強調民主、民眾參與的聲音中，漸漸受到挑戰。

## 第五節 後工業時代、文化消費與資源分配

必須討論的是一般民眾可支配所得的增加，以及在休閒活動的支出的增加，讓博物館不僅作為原來的教育機構，同時也成為文化休閒的場所之一。同時，對於西歐的國家而言，在全球化的經濟、產業結構的網絡中，這些國家已經無法取得他們在重工業、或是製造業上的優勢，金融業、服務業以及其他以資訊為主(information-based)的產業取代了原有的經濟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西歐國家成為西方文化旅遊的熱門地區，而博物館正是促成西歐觀光業興盛的重要推手之一。例如，羅浮宮的觀光客組成，來自國外的觀眾遠遠勝於法國本地的觀眾，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泰德現代美術館亦然。雖然在博物館觀念的思辨上，一直存在著博物館為誰而存在、博物館活動應如何的討論；然而，企業化經營與求新求變，以吸引更多觀眾，已經成為大型博物館實務面上的迫切任務。

博物館必需求變的原因有多種，對於公立博物館而言，最主要的不外於它必須滿足公部門資源分配的公平與合理性。博物館是一個固定成本非常高的機構，舉凡博物館運作的每一個面向(展品維護、展場設計、研究、教育與觀眾服務等)，需要動用非常多的公部門支出。這樣的公部門支出要得到支持，在資源相互競爭的情況下，必須指出博物館所能帶來的效益，以合理化博物館所得到的預算。此時，博物館加入促進文化消費的諸多設施，較能讓博物館與其他公部門支出競爭的環境下勝出，甚至不會遭到預算刪減的命運。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討論博物館更新背景：意即博物館作為一空間與觀念，發生的基本的轉變(或說革命)，其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從博物館觀念上的轉變，討論此轉變如何影響博物館在空間、觀眾、展品三者之間的關係。其次，本研究在實務面上，以三個博物館更新案為例，討論博物館從空間引發，所連帶進行的大規模轉變。

本章作為觀念構成與案例展開的聯結，討論內容包含本研究案選擇三個博物館為例之原因，以及探討個案的面向與蒐集資料的方法。探討的面向，呼應前兩章所述的分析架構；蒐集資料的方法則用以闡明個案展現的紋理。

本研究的三個案例簡述如下

|         | 大英博物館大中庭<br>計畫             |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br>館    | 艾許莫林博物館                   |
|---------|----------------------------|------------------|---------------------------|
| 博物館成立年代 | 1753                       | 1929             | 1683                      |
| 建築主體年代  | 18世紀上半葉                    | 1939             | 1845                      |
| 計畫主持    | Foster and<br>Partners     | Yoshio Taniguchi | Rick Mather<br>Associates |
| 計畫經費    | 一億英鎊                       | 四億兩千五百萬美<br>金    | 六千一百萬英鎊                   |
| 施工期程    | 1998-2000                  | 2000-2004        | 2007-2009                 |
| 經費來源    | 政府相關文化部<br>門、彩券基金與募<br>款活動 | 募款、紐約市政府         | 牛津大學、彩券基<br>金與募款活動        |

本研究案的執行，先於2010年5至7月間密集蒐集三所博物館擴建計畫之相關資料，之後於2010年8月前往倫敦、牛津；接著於2010年9月至10月間停留紐約。英國停留期間，本研究案訪問了隱喻事務所(Metaphor)，以及艾許莫林博物館擴建計畫的專案經理亨利金(Henry Kim，Kim本身是該博物館錢幣部門研究員)。本研究案訪問的「隱喻設計事務所」(Metaphor)主持人格林伯格(Stephan Greenberg)，是負責艾

許莫林博物館擴建案展覽設計的主持公司，同時是大英博物館圓形閱覽室特展的展覽設計公司之一，格林伯格本人是建築背景出身，對於博物館設計有相當的經驗。

本研究案的資料，除了來自博物館官方網站，尚來自大英博物館漢姆林圖書館的館方資料，以及倫敦肯頓區圖書館的檔案館。倫敦肯頓區政府關於都市規劃審議的案件，在2000年以前的檔案，均已遷移至位於肯頓區的霍本圖書館(Holborn Library)中的肯頓區檔案館(Local Studies and Archive Centre, Camden)。本研究在連絡區政府都市規劃審議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之後，經由該委員會的指點，循線找到大中庭擴建計畫的審議資料四種。

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方面，由於該博物館的擴建資料非常完備，博物館主館內並且有非常好的圖書館與檔案室(兩者位於博物館的教育大樓的同一層樓)，檔案室並且有2004擴建案的專門檔案，蒐集了相當完整的剪報資料。本研究案除了在主館的圖書館找到大多數的資料之外，並且在皇后區的分館找到博物館從1950年代以來各個時期的樓面圖，可從從其中看出博物館內部空間展示的變化。